

一次延安行，一世延安情

□ 胡家春

春暖花开的季节，有幸赴延安实地学习受训。现代化的动车载着我们满腔的崇敬，风驰电掣奔向我们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——延安。一路上，儿时黑白电影屏幕延安宝塔的光芒不时浮现，“巍巍宝塔山，滚滚延河水”的诗句仿佛在耳畔回响。

走进延安黄土地，既是多年以来的愿望，也是一次回顾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，由小到大、由弱到强、从胜利走向胜利艰辛而又辉煌的历程，更是一次凝视延河水、小米饭、南瓜汤哺育中国革命的那段火红历史，自觉浸润其中接受洗礼的实践体验。

满怀敬佩，满目景仰，我们参观了毛泽东、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故居。低矮的窑洞里他们指点江山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延安窑洞如豆的灯光下，著就了指导中国革命、决定中国命运的光辉篇章。毛泽东在宽不盈尺的案几上挥就震古烁今，气势恢宏的《沁园春·雪》。毛泽东

和他的战友们以智慧和胆识、坚毅和忠贞，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挥所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。这些低矮的窑洞培育了伟岸挺拔的延安精神。参观完毕，步出窑洞，伟人故居沐浴着春雨初霁后的金色阳光。

在延安学习培训期间，有机会重温与“隆中对”齐名的“窑洞对”史实。1945年7月，黄炎培到访延安，毛泽东邀其作一夕谈时，他披肝沥胆，真诚地向毛泽东寻求跳出“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”周期率支配的新路。对黄炎培洞悉今古的一番陈词，毛泽东自信作答，已找到民主这条新路，那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，只有人人起来负责，才不会政亡人息，我们就能跳出所谓“周期率”。毛泽东之后心心念念于“不做李自成”。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共产党人一直在进行跳出周期率的不懈努力。著名的“窑洞对”，对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。

历史的褶皱充满沧桑的印记，贫瘠的丘壑写

下厚重的真理，时代的纹理贯穿坚韧的追求。“延安时代”被铭记，凭借的是历史意义的丰厚；延安精神的继承、光大，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始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源泉。正所谓：惟其艰难，才更显勇毅；惟其笃行，才弥足珍贵。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杰出代表。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曾经激励革命先辈筚路蓝缕、胼手胝足探索道路、追求真理，指引改革开放时期勇立潮头的弄潮儿击楫中流、开拓进取，仍将继续引领中华儿女在新时期立鸿鹄之志、做奋斗者，在站起来、富起来、强起来的伟大征程中不忘初心，奋发有为。

“一次延安行，一世延安情”。即将离开宝塔山、作别延河水之际，培训学院老师的话音犹在耳。是的，延安，有高天厚土般的延安精神哺育，人民和时代将共同见证：历史从这里创造，智慧从这里开启，方法从这里改变，事业从这里拓展。

延安，不愧为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！

母亲的储福瓶

□ 王大姐

亲有一个漂亮的瓷瓶，一直锁在箱子里。瓶子是广口瓶，白底，上有美女图案。

小时候我对这个瓶子特感兴趣，偶尔碰到母亲拿出瓶子，就问母亲，这个瓶子是干什么用的？母亲总是神秘地说，你大了告诉你。

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，有一天，我从外面回来，正看到母亲从瓶子里拿出一张张便签。母亲脸色温柔，特别漂亮。我好奇地凑上前，问母亲，现在我长大了，你能告诉我了吗？母亲温柔地一笑，她从瓶子里拿出一张便签，读道：1968年3月4日，他从外地回来，给我带来一棵牡丹花。他知道我喜欢牡丹，就托出差的朋友从千里之外的洛阳，给我买了一棵，我很幸福。

母亲又随手拿出一张便签，读道：1972年8月20日，我收拾了屋子，看着不富有但很温馨的家，突然感觉这不就是我想拥有的家吗？有几间房子，有一个院子，有女儿，还有他，很幸福。

我明白了，原来，这个瓶子里储藏着母亲的幸福。

母亲说，那一年，父亲生病住院，我只有两岁，母亲抱着我在医院里伺候父亲，年幼的我架不住折腾也生病了。这时，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，让把父亲拉回家。母亲借了一辆板车，把哭闹的我捆在背上，车

后拉着无法救治的父亲，她的泪滴了一脸又一脸。回到家，母亲把发烧的我托付给邻居，坐在父亲的身边，拿出瓶子里的便签，把曾经的幸福读给父亲听。父亲笑了，父亲说没事的，我会好起来。

后来父亲真的好了，母亲把父亲病好的幸福装进瓶子，后来又把有家的幸福也装进瓶子，又装进我长大、我考上大学的幸福……父亲病好后，给瓶子起名叫储福瓶，也把自己的幸福储进瓶里。父亲和母亲的一个个幸福写进便签，装进瓶子，陪伴着父亲母亲渡过一个难关。

如今父亲母亲老了，储福瓶里的便签装订了一本又一本，记录下一个个幸福的日子。他们常常扶着，坐在午后的阳光里，拿出一个个幸福，戴上老花镜，去感受那曾经的幸福。

母亲对我说，你也买一个储福瓶储福吧，只要把幸福储存起来，就会有更多的幸福。其实幸福很简单，只要用心去感受，幸福就会像花儿一样到处开放。它不是金钱，也不是权力，而是一些小事情：家人在一起吃饭是幸福、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也是幸福……

于是我也有了储福瓶，我仿照母亲的样子把幸福储进储福瓶，那幸福就牢牢地缠上了我。有人说财富不一定是幸福，幸福是永远的财富，那我便拥有了一笔不菲的财富。

弹棉被

□ 王富强

家里有一块棉花地，因为自家生产，所以每隔三至五年就要做床新被子，在寒风凛冽的冬季，盖上一床新棉被，真的很温暖很舒适。

弹棉被一般都是在天气渐冷的时候，才有弹匠上门。师傅肩扛一把大弹弓，上面挂着碾饼、弹锤、牵线杆之类的行头。弹匠的工具颇有讲究：弹弓是杉木做的，轻巧；榔头是檀木做的，厚重；故有“檀木榔头杉木梢，金鸡叫雪花飘”的说法，这是民间对弹匠手艺形象生动的诠释。

卸下两块门板做台面，把加工去籽的棉花称好重量后，一把把地撕开抖撒均匀地放在上面。师傅按弦调弓，一遍遍拨动弓弦，直到听到清脆悦耳的弦音为止。然后戴上帽子和口罩，系上一根粗腰带，背后插上一根小竹竿，行话叫背竹。背竹高高地越过头顶，背竹顶上有一根绳子，从师傅的头顶上垂下来，将大弓吊起来。师傅一手扶着弓，一手拿木锤一次次砸刮牛筋弦，随着弓弦高频率的振动，一波接一波产生的弹性和冲击力，使原本裹成疙瘩的棉花逐渐震开弹散。柔软的棉纤维变成一朵朵洁白的花絮随风飘舞，好似秋风吹散了的蒲公英。“咚咚咚”的音乐弦律在宽敞的屋里回荡，他们看上去不像为了赚钱养家糊口的手艺人，更像是游走于乡村舞台的器乐演奏大师。

在农村手艺人深受人们褒奖和尊敬的，但也有个别手艺人不遵守行业规则而被人唾骂。偷工取巧

的师傅只弹棉絮反面，看似光鲜的外表，其实中间是夹生的死絮，使用时间长了，棉被就会露出一个个通风透气的小窟窿。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就要请弹匠拆线除絮，重新弹制。因此，所有的棉絮一定要全部弹活，这样才显蓬松、柔软、保暖。翻来覆去的弹上两遍，师傅用弓一点点地将棉絮厚薄调均匀，一条做被子的棉胎便成形了，宽窄由师傅根据尺寸掌握。

弹弦的时候用力大，而上线则是一项轻松的细活，道工序要两个人来完成。师傅用牵线竿把线甩到对面，另一个人接住扯断拉直轻轻按在被子上，松软的棉花便牢牢地把线粘住，那线是斜放的，这个方向做完，再换一个方向，两道斜线交叉成网状，将棉胎牢牢地网住不易走形。一般在拉线前师傅都会问一句：可要写字？师傅会根据人们的不同需求，用红蓝毛线编织花草图案，或写几个吉祥的字；要是娶亲嫁女用的被子，一定要编个大红的喜字，把内心真诚的祝福留在岁月的记忆里。

作为一门老手艺，弹棉花在今日的城市很难找到它的影子，就是在农村弹棉花的人也越来越少。羽绒被、蚕丝被等新颖时尚的被子接踵而至，仿佛要把古老的棉被彻底挤出生活的舞台。在我家中的储藏室里，至今还保留两床崭新的棉被，我从未有抛弃的想法，就让它成为唤起我记忆的线索，回味过去时光的信物。

朋友的菜园

□ 刘新宁

朋

友去年内退，虽然收入少点，但他生活简单，还能搞副业——写作和摄影。再者他喜欢田园生活，又有亲戚在山村，房子又因全家外出打工而闲着，所以他高高兴兴办了手续，拉着爱人去了大山。

他在微信群里晒的照片是两张阳光灿烂的脸，仿佛年轻了10岁，后面则是破旧的老屋和隐隐的青山。过了数月，再发照片，人变黑了，房子亮了。他把老屋收拾了一下，还邀请我们去做客。

我也是个“性本爱丘山”的人，于是在深秋时节，和一个朋友一起去了他那儿。进山的路比我想像的好一点，到了山村前则豁然开朗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，土地虽不算平坦，但起伏不大，景色和空气是格外的清新。朋友一副不城不野的打扮，长袖衬衫套着马甲，稍肥的牛仔褲，胶底休闲鞋。

他领我们先参观了他的菜园和熏房。菜园就在房前屋后，两三亩左右的样子，种的品种不少，有冬瓜、丝瓜、南瓜、黄瓜、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、白菜、刀豆、卷心菜等十几样，还种了不少葫芦。我打趣说，莫非要在这里学太上老君炼丹？他说太上老君学不来，只能学学陶渊明。我大笑说，那你应该全种高粱，好酿酒。他说真的酿了点酒，晚上可以尝尝。

稍事休息，我们便摘了几样蔬菜，到熏房割了腊肉，泡了一只风鸡，朋友和爱人尽展手艺，菜做得色香味俱全。不知是劳累还是高兴，感觉这些饭菜有一种说不出的香，口感极佳，吃得比平时多出近一倍还意犹未尽。酒，就是他自己酿的，很纯，味道有点特别。

次日上午我们游山观景，下午收秋菜。种的菜太多，吃不完，有的要腌上，有的要晒干，有的要窖藏。只有冬瓜、南瓜不用，可以在外面久放。晚餐时有一样菜不认识，朋友说是葫芦。他说葫芦不仅可以吃，还可以制成乐器、酒壶、储物罐、工艺品等卖钱。我忽然觉得，他的选择实在智慧，这里适宜养生，自给性强，无人打扰，生活自在，写作之余正可借劳动活动身体，这劳动又可带来相应财富。

饭后坐在院子里一边喝茶一边吃着身边树上摘的柿子和秋梨，徐徐的山风阵阵袭来，尽管有些凉，却不冷。星星分外的明亮也分外的多。月出皎兮，月出皓兮，月出照兮。月光下的朋友夫妇，一副满足安逸的样子，几只秋虫和青蛙正在菜园里起劲地唱着。